

文藝思
潮講座

文藝思潮

張資平

古代東方諸國的文學思想

(一) 埃及

據古代記錄，埃及的歷史可以上溯至六千年之昔。又徵之於該地所發見的多數建築，彫刻，及圖畫，即知埃及在往昔已有驚人的藝術及技術，同時是曾極度使用文字的國家。故吾人不難想像埃及文學也一定會達至相當的水準。不過在一切文化

生活的紀念物裏面，可惜文學作品之發見甚少。誠如 George Adolf Erman（希臘之物理學者，1803—1877）所說，『埃及文學之能保存至今，完全是偶然的事實。』以僅存的斷片，是不能研究出一個有系統的埃及文學史觀來的。所有神話，英雄的敘事詩，抒情詩，小說等盡都是屬於最初階段的。又演劇亦相當地發達。這些是由各種斷片的保存物推測出來的。不過這些保存物亦只是歷史的和地理的紀念物而已。我們實難以之為根據作更深的判斷。

古代埃及的宗教似發源於太陽崇拜。最初因地方不同，有種種的禮拜和習慣。後來漸歸統一成立了以 Osiris 和 Isis（前者是古埃及的主神。後者兼為前者之妹和妻。其子為 Horus。故在古埃及以 Osiris, Isis 及 Horus 為三位一體之神。）為中心的宗教，由是產出這類的神話。Osiris 是太陽神，代表萬有之根本原理之神，是賜給一切種子與人民的男性的神之象徵，也是支配 Nile 河——和埃及人的生活不能須臾離的生命之河，——的氾濫之力的象徵。他的配偶 Isis 是由太陽受胎而結實的大

地之象徵的女神。太陽朝昇夕沒，夕沒朝昇，循環不息，是象徵 Nile 河之一漲一退。像這樣循環生滅的現象，也包攝於 Osiris 神的象徵裏面。並且由流轉輪迴的思想，亦可以視作司永生不死之權威的化身，故一般又以 Osiris 爲審判死者，掌司報應之神而崇拜之。這個永生的思想在埃及之宗教和神話上成爲一個特色，即把永生之觀念與身體之永存相聯結，而盡力於保存死者的屍體，此即木乃伊 (Mummy) 思想的起源。金字塔之技術的發達亦可由是說明。又由輪迴而發生轉生的思想，若罪深者欲再生爲人類，必經過長期間的獸類生活。表示這種思想的動物寓言之類，也發見了若干種。愈上溯古代，則愈知道文學和宗教有密切的關係。文學的內容是道德教訓，而文學的作者多是僧侶。例如有世界最古之文學的記錄之稱的 Papyrus 是最好的實例。(Papyrus 是一種紙，由 Nile 河畔的蘆草的纖維製成的。) 這是一種蘆紙稿本，由法國人 Prisse 所發見的，故有此名，現藏於巴黎國民圖書館中。據 Heinrich Brugsch (研究埃及之古物學者，德國人，1827—1894) 的斷

定，是紀元前三千五百年代的遺物，作者是王室出身的高僧 Prah-hotep，內容則是道憐處世之教訓。至英雄詩談，則有屬紀元前第十四世紀，讚美 Ramesses 大王（由 1500—1400 B. C. 間十三個埃及國王之名）之王室詩人 Pentaur 的作品的斷片，又抒情詩則多是以神話及宗教為題材的頌歌。故事文學則有屬於與 Pentaur 同年代的，為 Ramesses 二世而作的 Ennana 的故事，是以 Anepu 和 Bata 兄弟之間的事件為題材，為一篇完整的小說，名『Bata 故事』。主要情節是 Anipu 之妻戀慕叔叔 Bata，她向他表示意思，但給他拒絕了。於是她反讒訴 Bata 於其夫，因是 Salur 離開故鄉，逃到山中去。後代的舊約及中世聖徒故事中之有這類的情節，不能不認為是脫胎於這個 Ennana 所寫的故事。

據希臘的歷史家 Herodotus（有歷史的始祖之稱。他旅行各地，採集各種傳說口碑，功績頗大。B. C. 484—425?）的報告，在古代埃及流行一種有次述內容的小說。亞刺伯的天荒夜譚中的盜賊譚似從這部小說獲得了傳統。

Rhampisiri 所建築的寶庫有一件秘密的裝置，即由棟梁的裝置可以從外面撤去庫壁之一石塊。他只把這種秘密傳給他的兩個兒子。兩個兒子便利用這種智識，常從寶庫中盜取黃金財貨。寶庫的外門嚴封如故，但內部的財寶則常被竊。當局盡覺奇異。於是在寶庫的外廓秘密地設一陷穽。結果兄弟之一人陷進去了。他便對他的兄弟說：「請你殺我，把我的首級帶回去，使他們不能認識我是那一個，以使他們之計不得逞。」他的兄弟照他的吩咐做了。他們只把沒有首級的死屍掛在寶庫的牆上，叫兵士們看守着。死者的兄弟帶兩頭的驢馬載着酒囊到寶庫牆邊來，以酒誘看守的兵士，使飲至醉，把他們的鬚髯剃去右面之半部，而把他的兄弟之屍體奪了回去。國王乃設計懸賞，謂如能以這樣聰明而諸謔的經過事情見告者，當招他爲駙馬。死者的兄弟應募而至，把一切事情都告訴了公主，公主即欲捕他。但他曾截取死者的雙腕帶了來，他旋舞着死人的雙腕以威嚇公主，公主大驚，他遂乘機逃去。最後王對他無辦法了，因赦他的罪，並以公主妻之。這雖是原始的故事，但不難由

是觀察埃及人的生活之一面。

演劇尚未發達至一定的形式，但演劇的萌芽，則在多方面，已從這國裏發見了。Herodotus 所述的關於埃及的事實，尤其是關於祭祀習慣之記述中，有與希臘之喜劇有關係的，最少限度，有許多可以行類推的材料。作具體的材料的，有有名的『死者之書』(Book of the Dead)。此書原名『Per meru』，即『由晝間之分離』的意思。使死者帶到墓中去文書和初期的演劇有關聯，這是值得注目的。據一般的推定，其中的合唱歌及頌歌是由參列葬式的人們誦唱的，由一個人代扮死者以表演受死後的裁判的模樣。若此種推定無誤，則一定與西洋中世之宗教劇相類似。

古代埃及文學包藏有種種的可能性，是無庸置疑的。不過尚未達到完全的發展之前，國民之生命已盡，誠為可惜。

(註)『Bata 故事』，一名『兄弟故事』，在埃及的諸種假作故事中，是最有名，最多人知道的古書。此

書的稿本于1871年被英國博物館購去。自是以後多數有名的研究埃及之學者提供了許多這本象形文字之譯本。

在 Charles F. Horne 的『The Technique of the Novel』(1908)的原文是 hieroglyphics，當然譯爲象形文字。但這是 Horne 之誤。應當是 Hieratic，即僧侶文字。『Bata故事』稿本並非以象形文字寫成的。原來埃及之古代文字共有三種，即象形文字，僧侶文字，及民用文字 (Demotic)。象形文字是事物之繪畫。僧侶文字是進了一步，可以簡單地速寫的文字，與印度之梵文相似。至 Demotic，則完全失去了繪畫之形，單是一種記號而已。埃及的考古學者對於三種文字，有明確的區別。至文學者往往混視這三種文字，以爲埃及古代文字全體都是 Hieroglyphic，即誤以爲埃及古本都是用象形文字，即用繪畫寫成的。此應特別注意。

『Bata故事』之所以有名，因爲和其他的故事趣旨大不相同。Bata 是一個農民。由他的農民生活的簡單之描寫可以知作者似極喜歡農民生活那樣地描寫的。即最初一章的調子是田園詩的，描寫 Bata 在田野中的勞動，如外出，如歸家及他之愛養牛馬等事實。牛馬也會告訴 Bata，最好的牧場是在什麼地方，Bata 就帶他們到那個地方，故牛馬能肥壯起來。

關於牛馬的事項，有足引起我們的興趣的。即用可以表示那種概念的意思之近代語譯象形文字，（廣義的埃及古代文字）是頗容易的工作。但依象形文字不能完全正確地決定古埃及人之心所傳達的概念。在 Griffith（英國之埃及學者）的翻譯，則牛馬能向 Bata 說話。Maspero（法國之埃及學者）則以為若牛馬是由舉動「使 Bata 能了解它們的意思」，則庶幾近于埃及人的意思。（參照『Les Contes Populaires de l'Égypte Ancienne』巴黎出版 1882 年 P. 8 以下）從前者的翻譯，則會引吾人陷入奇談的古魔術的世界。從後者，則使吾人覺其為比較似近代的微妙的描寫，即 Bata 對於自己所養的牛馬有真正的同情和理解的描寫，較為自然。

Bata 與其兄 Anpu 同住，此書情節和舊約中 Joseph 和 Potifar 之妻的記事相似。（參看創世記三十九章。Joseph 在埃及給 Pharaoh 的侍官 Potiphar 買去充放僕時，Potiphar 之妻愛慕 Joseph 的美貌，以語挑之，但為 Joseph 所拒，Joseph 因此受賤入獄。）Anpu 之妻愛慕 Bata，要求 Bata 和她私通，Bata 不從。嫂氣極，反向其夫讒訴 Bata，說他調戲她。Anpu 聽信妻的話，怒弟之無禮，決意向弟復讐，因隱身畜舍之後，俟 Bata 驅牛馬回來時，即殺死他。但是牛馬把這件事告知 Bata 了，即當進畜舍時，每次牛馬都告訴 Bata 知道，在畜舍後有敵人譟

伏着想殺他。關於這點，Maspéro 的翻譯亦謂牛馬只是以動行表示，促 Bata 的覺悟而已。

Bata 逃走，Anpu 追他。在這段，改變了單純的情節而變為神奇的故事了，有許多鯽魚的河在他們之間湧流出來，隔開了他們，於是 Bata 把真情告訴他的兄。Anpu 遂回家，殺了他的妻。Bata 則歸隱山中。上帝賜他以一個妖怪的女子為妻，但這個妻謀殺了 Bata 而做了王的寵妃。但 Bata 藉魔術之力，使他的兄救活了他。於是 Bata 像孫悟空那樣，變為種種的形象，以避免妻的認識，可是仍不能瞞妖怪之妻，結果仍給她殺害了。殺了 Bata，她就懷了孕。此與中國的冤魂投胎的故事相似。她生下來的兒子，後即王位，自稱是 Bata 再世，而把現在的母——即前世之妻——處罰。至判處如何的刑罰，則一任讀者之判斷而已。但據一般的推論，書中常見的『Judged』之象徵的字樣，是死刑的意思。

這篇故事很明顯地含有道德上的目的，即無罪之人雖受迫害，到後來仍然能戰勝加害者。但是作者之寫 Bata 描寫得能力過大了，把他寫得像神般的，敵人對他所用計策皆不能發生效力，他能預知未來，他能藉魔術變為勝利者。

又在本篇故事的前部，可以發見作者的意志並不是在神奇的事蹟之敘述，而欲介紹人類之自然的事象。此即本篇故事的特色。

(1) 巴比倫及亞敘利亞 (Assyria)

關於此兩地方的文學，足以給我們做材料的較少。不過值得我們注意的，即在此等地方可以發見作聖經的先驅文學。在紀元前第七世紀，Assyria 之 Sardanapalus 王，蒐集古文學，其斷片幸得保存至今。盡是較之紀元前第七世紀更古的作品之模寫本。其中有開天闢地的傳說，即：

「當在上未有天之名，在下未有地之名時，只有作天地之創造者之洪水而已。此渾沌之海實為產生萬物之源。當時萬物尚相混合，成為一體，黑暗遮蔽着全體，不見一草一木。雖有種種之神，尚無一神出現，無具有名字的神也無決定運命的神。到後來才見一個偉大的神明出現。……」

那篇古文是以這樣一段文章開始。太陽月星等是由 Anu 神創造的。但是第一次之諸神的世界滅亡，再化為渾沌的狀態。于是有 Bel 和 Marduk 兩神出現。我們再

征服渾沌，開拓新的世界。

像這類創造天地的故事與舊約創世紀及希臘之 Παρθος 和 Νεϋς 的神話相類似。

Assria 之故事和後者的關係雖不明瞭，但對於前者則作了先驅，甚為明顯。它在作創造天地的傳統之外，有所謂第一次世界之覆滅，似與大洪水之傳說有關聯。即作了舊約中的 Noah 時代的洪水之先驅。這篇故事，據一般推定，是屬於紀元前第二十三世紀之『Nimrod 叙事詩』(Epos)之一部。

除上述之故事外，尚發見有多數之頌歌及祈禱文等。這些文字中顯著地多含有罪惡意識之觀念，和埃及同類的古文性質不同。又其中表示離開了多神的思想，既傾向一神的思想。在大體上說，較之埃及思想，更為接近希伯來思想了。這是值得我們注目的。

(三) 古代希伯來文學

希伯來文學可謂盡于新舊約兩聖經，除表示一切的思想之外，尙包涵一切的文學。這其有『書籍中之書籍』之稱，決非過言。當然，聖經並不是希伯來人所獨創的創作，從希伯來以外的周圍的諸民族，也輸進了種種的思想。希伯來人的功績只是在集他人的思想，加飾自己的特色，而使之大成而已。希伯來人也由是才能夠脫離多神的思想，而明顯地特保一神教的意識。在周圍的民族尙未能脫離感覺的及象徵的自然崇拜之域，而希伯來人獨能確言宇宙創造者之聖靈性。他們的種族的特性因此此點，他們的文藝的特性亦在此點。他們沒有像埃及人那樣的感覺的藝術，即他們缺乏雕刻，繪畫，建築等方面的能才，而長于空想的創作之詩，及文藝等。此即證明他們的民族性是聖性靈的。

希伯來人之詩是以情緒之內的生活，人類之對神的精神的關係爲主要材料。故抒情詩占優勢，教訓詩次之。舊約中有多數之讚美歌（*psalms* 即詩篇）及格言詩，（即箴言）是其實例。在舊約中描寫人情最美妙的是所羅門的雅歌（*Song of Solomon*）。

神學者們對於這樣優婉美麗之詩歌仍常強附會地加以宗教的隱喻，其實我們只當它是一首田園的牧歌加以朗誦，即可以領會此詩的價值了。

美麗的姑娘 Shulamite 在葡萄園中蹣跚，恰好國王所羅門帶着從者在那裏經過，國王愛慕她的美麗，帶她回到城裏來，用盡手段圖獲得 Shulamite 之心。但她另有愛人，曾對她的愛人立誓，不屬別人，故拒絕國王的要求。國王不得已釋放這個女郎。她的愛人是個牧羊人，帶了她一同回去。

與雅歌——純樸的情話相對照，敘述深刻的人類之受難的劇的情景者，是約伯記 (Job)。這篇約伯記是希伯來精神之最深刻的創作。一般以之和希臘神話乃至劇文學之『Prometheus』(——Iapetus 和海神 Clymene 之子，人類之保護者——創作相比較，兩者所共通的根本問題是『無罪的人何以要罹此不幸的災禍！』Job 和 Prometheus 都是無罪的人而受了上帝的迫害，于是他們懷疑上帝的正義。希臘悲劇詩人 Aeschylus 的『被縛的 Prometheus』(Prometheus Bound) 和『約伯記』是在

古代文學上所表現的對於上帝的迫害之兩篇抗議。但兩者之間並不見有文學上的關聯，各是獨立的思想的產物，故雖同是對神的抗議，關於神的思想則各不相同。故兩者之結末不同。Prometheus 所反抗的神 Zeus，雖有權力，但不是性善之神，即有威而無德。Zeus 受 Prometheus 的反抗後，變為有德的善神了。換言之，Prometheus 神話的根本思想是「人類即獸類，由 Prometheus 所給與的生命之火，才能向上淨化為人類。即希臘人有進化論的信仰。反之，希伯來人則以為人類原來就是善良的，到後來却墮落了。希伯來人因抱有這個目的論的立場，故以神為宇宙的 Omega，同時是宇宙的 Alpha，是全真全能的神。Job 雖反對神之不公平，但在極度的苦難中仍不失去他對於 Jehovah 的信仰。若以希臘思想為哲學的思想，則希伯來的思想是心情的思想。

新約及聖經外傳(2) (Apokrypha)，對於後代之西洋文學，在材料上及思想上的影響和傳統皆甚大，這是盡人皆知，無俟贅述的。

(註1) Aechylus之「Prometheus」是一種三部曲(Trilogy)。一是「Prometheus bound」。二是「Prometheus the Fire-Bearer」。三是「Prometheus Loosed」。

(註2) Apokrypha 是與聖經相類似之書籍。某一宗派承認它為正宗之經籍，但一般則視為正宗經籍以外之書。其中有 I Esdras; II Esdras; Tobit; Judith; Book of Esther (N) 等。The Wisdom of Solomon; The Wisdom of Jesus ben Sirach; Baruch: The song of the Three Holy Children; The History of Susanna; Bel and the Dragon; The Prayer of Manasseh; I Maccabees and II Maccabees。以上所舉，除二三種外，在羅馬教會認為是正宗經籍。又除上舉者外，在古代教會認為是聖經外之書籍的，有：III Maccabees; IV Maccabees; The Book of Jubilees, Life of Adam and Eve, etc; The book of Enoch, etc; The Testaments of Abraham, Isaac, and Jacob; The Twelve Patriarchs, Job, Moses, and Solomon; The Story of Aseneth; The Prayer of Joseph; Ascension of Isaiah; Baruch; The Rest of the words of Baruch; The Assumption of Moses, Psalms of Solomon。

(四) 亞拉伯

亞拉伯文學，較之上流諸國的文學，比較後進；以回回教的始祖穆罕密德爲中心，得分爲兩個時期。原來亞拉伯人向沒有形成國家，乃是多數的小種族相結合而作成族長政治的團體，大多數民族都是今日東，明日西，到處漂泊，張大幕爲家。這種漂泊的氣質和易感的情熱，從來表現於民謠詩上的很多。他們似極歡喜唱歌。在穆罕密德之前，在都會上舉行年會時，有合唱的行列，是其明證。據傳說，在會合時獲得勝利的詩人之詩，用黃金誌之於絹布之上，陳揭於Mecca聖殿中，以垂永遠。總稱這類詩爲 Moallakat —— 被揭載了的意思。

我們所知道的，有數名之 Moallakat 詩人。他們的作品亦有些保存着的。

因穆罕密德的出現，(571-632)亞拉伯民族開了一個新紀元。這個豫言者不單在宗教上拯救了亞拉伯，在政治上也挽救了亞拉伯。他雖不是一個詩人，但他的情熱和空想，對於他的演說和呼號給與了不少的詩趣。這是可以從可蘭經 (Koran)裏面認知的。